

一场具有超级刺激性的凶杀案中的角色换位

蓓特拉·哈姆丝法尔被评论界誉为德国惟一可以与斯蒂芬·金齐名的女性悬疑侦探小说作家。
她出版的许多侦探类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印数达几百万册之多。

谎言

Petra-Hammesfahr

(德) 蓓特拉·哈姆丝法尔 著
王婀娜 译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华 出版社
HUALIANG PUBLISHING HOUSE

谎言

DIE LUGE
LIE

Petra-Hammesfahr

[德] 蓓特拉·哈姆丝法尔 著

王婀娜 译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谎言/(德) 哈姆丝法尔著: 王婀娜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 10

ISBN 7-80142-570-7

I. 谎... II. ①哈... ②王...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716 号

京图字: 01-2004-3949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DIE LUGE 原版书名
Copyright 2002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谎 言

著 者: 蓓特拉·哈姆丝法尔

出 版 人: 鲍立衍

策 划: 刘 泰

责任编辑: 韩海涛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70-7/I·245

定 价: 2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这是可怕的一幕，就连对这个已经见识过许多不人道事情的 14 岁男孩来说，这都是绝对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情。这里，不会因为男人偷了东西就把他的手砍掉，也不会因为女人涂了指甲油而把她的手指剪掉。这里，对女人来说没有危险，除非埋葬她的泥土已堆到了她的臀部，除非有人用石头砸她。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玩耍，不会丢掉双腿甚或是生命。男孩很喜欢这里，他的姐妹们都可以上学了，当然了，他也可以上学了。放学后他又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那个只喜欢踢足球的男孩。

2002 年 11 月的一个周日傍晚，他走出了他们那拥挤的屋子，他和他的父母、姐妹们被指定住到这个小屋子里。他的胳膊下夹着一个足球，手里握着满满一个纸袋的垃圾，打算把垃圾塞到挨着房子的一个集装箱里。接下来，他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小伙伴和他一起玩。但是，在他看到这一幕后，就把所有这些都抛在脑后了。

他推开了集装箱的箱盖，看到一个被捆绑的人躺在垃圾中，肮脏，血迹斑斑，有点被烧焦了，就像垃圾一样被丢在这里。这是个女人，他立即就认了出来，尽管她像男人一样穿着男士的西装。但是男孩的家已经搬来好久了，那时他最大的姐姐还穿着裤子，涂着指甲油呢。

集装箱里的女人指甲很脏，双手都被烧得发黑，脑袋也变了形，血迹凝成了硬壳，好像被石头砸过一般。男孩呆呆地盯着看了几秒钟，想喊却又喊不出来。他扔下了足球和那袋垃圾，跑回家里，告诉

了妈妈他所看到的那一幕。妈妈跟着他来到了外面，证实了男孩所说的可怕事情，旋即她又喊来了一个邻居，然后邻居给警察局打了电话。

集装箱里的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一定要死，男孩都不知道。警察局以为很快就会知晓答案，可实际上他们错了。



2

谎言

RUMUSU

第一章

故事发生在2002年7月末的一个星期四。在我们这一带，那是一个常见的夏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人们只有在树阴下喝着冰凉的饮料才能好受些。苏珊·拉斯克焦虑地、大汗淋漓地站在安装了空调的“格勒”写字楼的走廊大厅里，那里有四个电梯，她站在了其中一个的门前。电梯来了，门开了，苏珊·拉斯克走了进去。

对面的女人对苏珊·拉斯克的出现大吃一惊，她的外表看起来和苏珊·拉斯克倒也不是完全一致。她有着苏珊的身材、个头、眼睛、嘴。那简直就是她的面孔——但却是经过了精心化妆的，梳着时髦的发型。人家的头发染着鲜艳的棕栗色，非常短，不似她自己那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齐肩的发型。这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条纹职业女装，里面衬着白衬衫。

无聊的色彩搭配，苏珊心想。但是，这套职业女装和衬衫搭配起来却是无懈可击的，看起来也是如此笔挺，好像刚熨过了一般。这个女人的右肩上摇晃着一个手提包，看起来一定很值钱。左胳膊下夹着一个平放着的文件包。苏珊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地衣衫褴褛，她的衣服是那样的寒酸、贫穷、陈旧、过时。

她也穿着职业装：绿色的，那还是十年前买的，最后一次穿它还是三年前的事——因为和她迪特·拉斯克离婚了。那个时候穿它似乎很适合。可是对于将要在这样豪华的经纪人办公楼里进行的一次面试来说，似乎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早上，她翻遍了衣柜却再也找不

出更合适的来了。

在她和纳迪亚·特伦克勒第一次碰面时，她的钱包里只有2欧元62分。她重新数了一遍，似乎决心要重新上路了，为她的生命寻找新的动力。一月份，她把最近的一份工作也丢掉了。因为那不是个正规的职位，所以不能申请失业救济。而她又不能向社会福利机构求助，因为她的骄傲和担心：她怕这会引来她前夫的关注，或者要她去投靠那有点财产的母亲，可是那点财产是她老人家留着安度晚年用的，她也不该知道，她唯一的女儿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二月份和三月份，她写了无数个求职信，花光了她所有的储蓄。自四月份以来，她的母亲在资助着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阿格纳斯·龙格对陌生人总是心存怀疑，而自己却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症结所在。她因患糖尿病而失明了。因为她害怕打针而长年不接受治疗，病情没有得以控制。

龙格的丈夫去世后，她的经济状况还不错，用她丈夫的人寿保险买了所房子，苏珊就是在这所房子里长大的。她给自己在一家舒适的养老院里租了一间房，在那里她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每个月3000欧元。给她发放养老保险金的负责人把这笔钱放到了她女儿的手里，并且完全相信，苏珊用她那灵巧的双手安排生活定能让龙格无忧无虑地过上许多年。

然而，如今她却是拿来自己使用。这不是享乐，千真万确地不是！她当然也想把所有这些钱都还回去，一旦她有了钱。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拿了1600欧元了，每个月400欧元。除掉房屋租金和住房必需的其他费用，她就只剩下100欧元来购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了。比如信纸、大的信封、冲洗照片的费用以及邮资。她主要靠面条来充饥，而又必须仔细斟酌，如果路途较远的话，是否该乘地铁。比如去贝凌厄和伙伴公司的路途太远，她就打算放弃了。

在热浪蒸腾以及由于废气的排放所形成的厚重的空气里，她步行了足足有七公里。舌头粘住了上腭，衬衫贴在了身上，脚粘在了鞋里，有点疼。这些还都可以忍受，她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一直到那电梯的门滑到旁侧的那一刻以前，她还都是满怀希望的。有人邀请她



去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话！只有一个半年来就没有了自己的收入，两年半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在每一次应聘后就会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封简洁的拒绝信连同她的材料，或者是她根本就再也见不到她的材料了的人才能懂得，这样的邀请意味着什么。

“您是很年轻，有活力，并且乐意取得些成绩的人吗？”贝凌厄和伙伴在他们的广告上这样问道，并且解释说：“那么，我们就等待着您！我们为您提供——我们期待——”37岁的苏珊并不感到自己很老了。她只是在最近几个月里受到了一点打击，不似往常那么有活力。但是，她是个乐意取得些成绩的人——而且有学习能力。

甚至，她学习起来非常快，如果让她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瞎干，她甚至会让电脑听她的使唤。她的上一个固定工作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三个星期，却没有搞懂一个文本程序。因为一个年轻的同事提供给她的只是些戏谑性的建议而不是个专业的手册。

而外语水平：在她上学期间，一个老师就下了定论，她有着非凡的语言天分。如果把她放在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外籍工人家庭里的孩子身边或者一个从东边逃亡过来的家庭里的孩子身边，呆上半个小时，她已经能结结巴巴地说上几句了，或者是带着萨克森（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的口音，好像她始终说的就是这种语言一般。当然了，这对于商界领域内的沟通是不够的。她在学校里学的那点英语几乎是不够的。就从几个习惯用语来看，她不懂法语，而这却是在贝凌厄和伙伴工作的前提条件。

她在她那介绍详细的求职信上也写明了——不要给人以太多的期望。可是如今人家还要邀请了她，这起码蕴蓄着巨大的希望，不是吗？一路上她就在寻找着和人事经理对话时该使用的词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事经理的话。然而所有想好了的话，在几分钟后就彻底忘掉了。

她盯着那个女人的职业装，而她也正被对方疑惑地、惊奇地打量着。人们从她们的身边一拥而过——嘴里嘟囔着或者露出不乐意的神色，因为她们堵住了去路。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电梯前的两个对视的女人看起来比某些同卵的双胞胎姐妹还相像。可能在旁观者看来，她们由于打扮不同所以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尽管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苏珊还是回想起了她曾经有过的姣好的容颜。那时，在她的事业道路上，脚下踩着的是坚实的路基，穿着得体、“淡妆素裹总相宜”。纳迪亚·特伦克勒似乎也已经从镜子中看到了身处困境中的自己。

纳迪亚先张嘴说话了，发出了无比悦耳的声音，小声地说：“这绝不可能。”她心想，微笑道：“我们一定得一起喝杯咖啡，确定一下，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犯下了罪行。”

她的父亲会犯下罪行，苏珊不能想象。他英年猝死，而他始终是个诚实的、守本分的人啊！尽管她不认识纳迪亚·特伦克勒的父亲，可是她更了解自己的母亲。忠诚，在阿格纳斯·龙格看来是不容置疑的基本原则。所以，这个和她长着同样面孔的女人所暗示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也不想同纳迪亚·特伦克勒争辩什么。最开始的几分钟内她真的不想。这只是她自己的事情。纳迪亚·特伦克勒搭错了车，该属于她的车早就开走了。如果她不想继续停留在路上的话，她就必须争取，哪怕是刚巧赶上下一班观光车。

“我很着急，”她解释道，“我得去参加一个面试。”最后一句话，违背着她的意愿，却很自然地从小嘴边溜了出来，可能因为她很少有机会和别人交谈的缘故。

“去贝凌厄？”，纳迪亚很吃惊地做出了反应。

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自己，这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是怎么猜出来的，就很机械地点了点头。

“这个面试不会持续到永远的，”纳迪亚说，“我等着。”

这回，苏珊很精力充沛地摇着头，“我不想要您等。我也不想和您喝咖啡，也不想谈论我的父亲、您的父亲。我不想知道，您是谁。您明白吗？我只要知道，我是谁就足够了。”

此刻，她心里明白得很。如果她不能在贝凌厄和伙伴公司得到打字员这个职位，她就彻底完蛋了。对于她这个年纪、有着她这样背景的女人来说，可能还会有些希望和坚强的意志，不要被人打倒。只是，可惜啊，人才市场上却不会给她们这样的机会。

然后，为了也不再损害到她母亲的利益，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

内，她又得去研究周末报纸上的招聘小广告了。女清洁工——每周三个小时；为饭店服务——临时帮忙，两个晚上。这可能就是最终的出路了。这只是个小算盘而已。为了活得稍微好些，至少能够再支付得起医疗保险，她还需要好几个这样的职位。那么就再也没时间写什么求职信，参加什么面试了。她把纳迪亚·特伦克勒扔在了那里，自己则走向下一个将要到来的电梯前。她面前的那个电梯早就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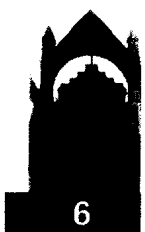
她听到那个和她长着同样面孔的女人还在说着，“真遗憾”。

她上到了五楼贝凌厄和伙伴公司，内心仍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寒酸、贫穷、痛苦、年老了、完全不中用了。迎宾室里厚厚的地毯已经出现在眼前了，地毯上放着一张为丙烯酸质地的写字台，后面的年轻女人仿佛曾经出现在某本介绍如何正确地着职业服饰书中的某一页。她实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精力充沛，只是苏珊的出现以及出于为苏珊着想的考虑，该如何让苏珊明白贝凌厄和伙伴公司根本没有低价位的房地产出售，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她。当苏珊解释说明，她来这里不是为了咨询找房事宜的，接待小姐那不自然的微笑突然僵住了。

她还在为与那个和她长得极为相似的人的邂逅，为她心底油然而生的强烈反差而激动不已。似乎在她看来，人家让她等一会儿是意料之中的事。过了一刻钟，她被带到了办公室主任的面前。他叫莱克，是个非常友善的年轻人，梳着稀疏的八字胡，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

在她缺乏外语和电子数据处理知识这个问题上，他们聊了几分钟。之后，他弯下身子，压低声音说：“我不打算抢在经理之前做出决定，拉斯克女士。不过我只能说这些，我们已经详细地商谈过你们的情况了：我们有五个应聘者，其他的女士都比较年轻，而且——”他停顿了，显得有点难为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会因为家庭原因而在短时间内就又离开我们的女同事，如果您能够明白的话。我们在您身上看不到这个危险。希望您已经做好了在适应工作期间牺牲些时间去参加相应的夜校培训的准备。比如说，外语方面，有从最开始就不要再讲德语的班，在这样的班里会学得很快。当然了，费用由我们出来。”

她觉得，这真是个可行的办法，并且立即保证说，她愿意在工作



过度期间贡献出每一分钟空闲时间。莱克先生很高兴地微笑着，起身把她送到他自己办公室的门口。“您很快就会是我们公司的一员了”，他承诺着。

她云雾缭绕般地穿过接待室，朝着写字台后面的年轻女人微笑着，就好像对一个亲爱的同事那般，她又朝四周打量了一番，似乎这里已经是她的半个家了。终于，她来到了出口，与此同时发生了两件事。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另外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她的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转过身来。接待小姐拿起听筒说：“贝凌厄和伙伴公司，我是路易斯。”从办公室的门里走出的是一个男人。

苏珊朝他微笑着，希望能够捕获住他的眼光，并给这个经理的决定以积极的影响。他是很重要的人物，单单是他那庄严的外表就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他的额头秃顶很明显，差不多两米高。他的大个子遮住了他那奢华的办公室的绝大部分，还有坐在角落里的两个访客。他只是给了她一个毫不感兴趣的眼神，随即转向了接待小姐。

路易斯小姐正对着电话说：“贝凌厄先生正在和人洽谈。您能过一会再打来吗？”这个两米高的人询问着是谁打来的。路易斯小姐用一只手捂住话筒，低声说：“是哈登贝格。”

“请递给我”，这个男人要求着，很明显地，他就是贝凌厄先生。他生硬地从路易斯小姐的手中抢过话筒，热情地说：“你好，菲利普，什么事啊？”同时，他要接待小姐去给他的客人拿饮料。路易斯小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赶紧走到旁边的屋子里去，看样子那是个茶叶储藏间。

苏珊还没有把目光从电话旁边的那个巨人身上离开，愣愣地看着他。他的额头已经起了皱纹，他扫了她一眼，仿佛很奇怪，她怎么站在原地不动了。“延伸到你脚下的是什么曲里拐弯的路吗？”他问道，“我能知道，这个项目的什么地方让你如此感兴趣吗？”

然后他仔细地听着，大笑一阵后解释道：“在得到相应的回报的情况下，项目会进行得很好，我们还有其他项目呢，还有，不久前遭遇了一次水灾。”当他在仔细地听着对方的话的时候，他终于朝她微微一笑。她向他点头表示问候，然后松了一口气向门口走去。

她来到大街上，她感到有一丝后悔，因为她拒绝了那个和她长得

相似的女人的邀请。她的心情非常愉快，只是在想，如果她什么都没有错过该有多好啊，可以和纳迪亚·特伦克勒一起喝杯咖啡，可能是杯冰咖啡。这天多热啊！舌头还粘着上腭呢，现在她能感觉到了。那么钱包内空空如也的忧愁也就抛在脑后了。纳迪亚·特伦克勒一定会邀请她的，接着可能还会送她回家。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就不用指望着她那双旧鞋再载她七公里路了。

傍晚时分，她回到了她那位于凯特勒大街的蹩脚小公寓。一间半的屋子——在半间屋子里，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购置了一张狭窄的床和同样窄小的衣柜，小型厨房带一小阳台，拥挤的浴室，房门后一平米大小的空间是出租合同上夸口为门厅的地方。窗外刚刚有辆短途火车喀哒喀哒地驶过去。噪音渐渐消失后，她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走到厨房喝了两杯水。

七点钟，她煮了份面条，吃过饭后马上去认真地刷牙。没有医疗保险，口腔卫生是第一重要的。八点钟，她把电视打开，径直地躺在沙发上，梦想着未来。如果她能再次拥有一份固定收入的话，就先把在母亲的养老保险里挖的窟窿填上，积攒下救命钱，然后她想先买个新冰箱，再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大一点的，最主要的是安静点的房子，甚至还会去度一次假。

周五，她在信箱前碰到了海勒。她只知道他的姓，除了他之外，她还和这栋房子里的另外一个人走得很近——紧挨着她门的邻居，雅斯明·托普勒。她同雅斯明处得很好，她们在楼梯间偶然间碰面的时候，总是会互相问候几句。雅斯明·托普勒二十八九岁，是个精力充沛但却非常友善的人。海勒却相反，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碰到他时她宁肯绕路而行。他从不放过任何辱骂她的机会。他和她年龄相仿，住在这个靠路边的公寓楼里的二层。在公寓楼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海勒已经因为偷汽车罪、身体伤害罪、强奸未遂罪以及其他罪行而多次被捕。

她正要下楼梯准备整理一下她的信箱，这时他手里拿着一罐啤酒，站在开着门的楼门口。海勒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转过身来。他用空着的手指向街道。“这车子真他妈的牛！”他说。她没明白他的所



指。他通常会用各种表情来证明给她看有多么牛X、性感或者是火辣，可是她并没有注意看他。“一辆MG”，他煞有介事地解释道，“我在窗户那儿已经看到了。现在这已经是第三次驶过去了。这么慢，好像在寻找什么。”

他向大街迈进一步，继续发布着消息：“现在停下来了。”他几乎快把脖子扭断了。很明显地，他是在说一辆汽车，那辆停在离公寓楼有一段距离的车子。

她松了口气，因为他忙于观察汽车了，他就不会像往常那样用一些难听的话语来骚扰她了。信箱是空的，贝凌厄和伙伴公司的答复还不能这么快就到。她赶忙又回到她的房间，在海勒对汽车的兴趣减退而又转念想起她之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她的房门。这不是她所担心的海勒，而是一个年轻人，他声称是为“失业”这个题目而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海勒站在楼梯平台上，目瞪口呆地往上看。她只好把那个年轻人请进门来，以躲开海勒那直瞪瞪的目光。

那个男人毫不客气地坐到了沙发上，要了杯水。这个周五和周四一样热，所以这样的请求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在她给他递过来一杯水后，他在一份问卷上勾下她的回答，并为统计数据而对苏珊提出了几个问题，他承诺说都是很一般的、匿名性质的问题。出生日期、地点、结婚、寡居、离婚、孩子的数量、受教育及职业培训状况、父母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兄弟姐妹等等。

当然了，她也没有对他讲实话。自两年前，她就再也没有向人们提起她的母亲。阿格纳斯·龙格相信，她在一家小公司里有个薪水很高的职位。苏珊对自称为意见调研员的年轻人声称，她在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办公室里做秘书。这在她看来并不完全是谎言，只是稍微早了一些——这是那个友善的莱克先生昨天给她的希望。当那个年轻人怀疑地看着她时，她又对他讲，她是有义务为她的前夫支付每个月的生活费的，而且她还要用一点小钱来资助她那需要帮助的母亲，这样她本人可支配的余款并不是很多。

似乎她注定要为她的谎言而受到惩罚，星期六的信箱不是空的。一个令人值得相信的大信封夹在其中。当她从信箱里取出那封信并认

出了公司印章的时候，她的手指已经开始颤抖了。上楼时，她的膝盖也在颤抖。她的内心狂跳不已，因为上面没有名字。如果说是“失望”似乎太微不足道了。

仅仅两天后，她收到了她的应聘材料和贝凌厄和伙伴公司友好的问候。他们很高兴能够认识她，并且很遗憾地必须告诉她，他们已经决定录取另外一个人了，并祝她未来好运。她不明白的是，莱克解释了什么呢，这本来已经是决定好了的事啊。接下来的几天里，她的日子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她本想去散步，但担心不知什么时候眼泪会夺眶而出，可是她不想在大街上这样。

星期六她去看望母亲。距离养老院有 40 公里，她搭乘约翰内斯的车去。他的奶奶是她母亲的邻居。不知是什么时候，就有了约翰内斯载她到养老院的这档子事。自那以后，他总是会每隔一周，在第二个星期日 14 点钟准时过来接她——如果他的汽车没有碰巧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约翰内斯 25 岁，间或地在大学读技术科学之类的专业。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一部电视剧当替身演员，那是部主要描写野外跟踪狩猎活动和汽车相互碰撞场面的电视剧。因此，他也就开着自己的车子，一辆旧宝马。通常搭乘他车子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是毕竟坐他的车是不花钱的。

贝凌厄和伙伴公司的失望仍然无丝毫改变地折磨着她。但是在和母亲在一起的几个小时里，寻常的神话就滔滔不绝地从嘴边溜了出来。公司的压力，和她的女朋友雅斯明·托普勒一起去看了场话剧。还有二楼那个海勒先生邀请她下个周六共进晚餐。为了母亲，她把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安在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头上，谎称说他的举止最为恰当并有着姣好的外表。但是她还不确定是否打算和他出去约会。而且她的心里还没有对她那失败的婚姻进行一番思考。

这是符合事实情况的。曾经有过几个月，她万分痛恨迪特·拉斯克。他事业有成，是好几家报纸的自由记者，还成功地当上了专业书籍的作家。她在离婚后的三年里不知该何去何从，而他却写了本关于巴勒斯坦冲突背景的书。他最近的一本关于在波斯尼亚的“蓝盔”事件的书，十周以来一直处在最畅销的书单上，他一定赚了笔好钱。

他们没有联系。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前夫过得怎么样。有时，她会在电视上看见他，有时会在她定期购买的有招聘广告的日报周末版里读到他的一篇采访或报道。可能他会帮助她摆脱困境，正如他在离婚时所说的：“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但是她的骄傲不允许她这样做。

她宁肯每个月去一趟银行，内心不安地从母亲户头里转 400 欧元到自己的户头里，其中，她取 100 欧元现金。周二她去做了一次长途散步，把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次的招聘市场上。周三她在她的信箱里发现一个窄窄的、白色的信封。

她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手写的。没有寄信人。邮票上已经盖上了这个城市的章。还在楼梯间时，她拆开了信封，上楼时她把这封折叠起来的打印信展开，读道：

亲爱的苏珊·拉斯克：

您拒绝了我，我将这归因于您的惊鄂、困惑和本能所反应出的惊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如果大自然真的要让这样的玩笑发生，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至少在一起对此嘲笑一番。周五 15 点我会在剧院平台的咖啡厅里等您，如果您能找出时间过来一起喝杯咖啡，我会非常高兴。即使您不想知道，我是谁，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您是谁，您过着怎样的生活。给我的感觉，您过得不是特别好。可能我会为您做点什么，令您的生活有些改变。

衷心问候

纳迪亚·特伦克勒

很明显地，纳迪亚·特伦克勒是从哪里搞到她的名字和地址的。只有一种可能性，贝凌厄和伙伴公司。从外表看来，她可能在那栋大楼里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她认识莱克先生、路易斯小姐，可能甚至包括贝凌厄先生本人。她打听了一下，知道那个和她长得一样的人应聘这份工作。说不定，她自己也正在恳切地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打字员呢。

周五是以一场徒劳的努力而开场的，这样的努力浇灭了她心头炽热般的愿望。她盯着她那“囊中羞涩”的衣柜，最后决定穿条棉线女裙和一件T恤。她发现，这令她看起来更具有夏季的清新，而又一点都不寒酸了。

两点钟，她出发了，就连发根处都蕴藏着她那炽热的希望。三点钟，她准时到了剧院的咖啡厅，用目光扫视着平台。没看到纳迪亚·特伦克勒。坐在桌旁的多数是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们。她坐到了一个空位上。她向走过来的服务小姐解释道，她是跟人约好了的，想等会再点餐。

纳迪亚·特伦克勒迟到了半个小时，尽管艳阳高照，她还是穿着灰色的西服裤，左胳膊下夹着个公文包，好像是刚从某个比预期时间稍长了些的会议赶过来的。她显得有些筋疲力尽了，向她道歉说，因为市中心的交通以及寻找停车位费了些时间，所以迟到了。她坐了下来，微笑着。“我很高兴您能在这等我。”

服务员来了。纳迪亚要了两杯咖啡和两块水果蛋糕。“请恕我的冒昧，”她说，“可是这样热的天还能吃什么呢？”

苏珊点了点头，然后她们坐在了那里。

“是的”，想了一会儿，纳迪亚说，“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您叫什么，我已经知道了。我叫什么，我已经跟您说了，也在信中写下了。您不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我的情况。但是我们能互相用你来称呼吗，还是……”

苏珊又点了点头。咖啡和蛋糕上来了。蛋糕上厚厚地覆着带汁的半个桃子、樱桃、香蕉和绿色的葡萄。她用叉子切下了第一块，尽量不做出狼吞虎咽的姿态，等待着纳迪亚会为她做什么。但是这个和她长着一样面孔的女人却并没有开门见山地说到这个话题。她不想那么直接，可是她也想不起来一个不使人感到为难的话题。

纳迪亚嚼了一口，只是点着头。

“我离婚了，”苏珊解释道，“三年前。他马上又结婚了，又有了个女儿。”

她本不该讲这个的。只需要说她离婚了就已经摆明了她的家庭状况了，但是还非要提到这鱼刺，他的女儿。迪特曾经用了半章篇幅来



宣布他有了个女儿——在一篇浮夸的文章中：“在一段没有了希望的岁月里，我们很高兴地将一线光芒带到这个世界上：孩子的微笑。”听起来仿佛她把耶稣从他手里骗了过来似的。如果她还有个家庭的话，她也想要个孩子。

“你的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纳迪亚问道。“你”这个称呼似乎更自然更频繁地从她嘴边溜了出来。

“七年。”

“这未免也太长了，无法让人带着微笑去感谢上帝让他/她走出婚姻。”纳迪亚断言说，“但是有些男人很痴心于当父亲。如果你不愿意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你就要被开除。”

苏珊给纳迪亚的感觉是她是个笨蛋。可能那个时候她确实是个笨蛋。自离婚后，她的月经就不规律了。通常，整个月都没有。但是没有男人也不必考虑这些问题，没有医疗保险也不能去医院治疗。

纳迪亚还简单地提了几句，她和她的丈夫似乎要幸运得多。他对孩子也不感兴趣。她就此把这个话题打住，询问起了苏珊的父母。为的是澄清她开的玩笑——她们之间，或许多少有点血缘关系。她们把苏珊的曾祖父母也挖了出来，据苏珊所知，他们都是诚实而守法的人。对于舅舅、叔叔或是姨妈、姑妈之类的苏珊可就提供不了什么线索了。

谈话的进行不太符合她的希望。纳迪亚牢记着苏珊那果断的声明，不想知道她是谁。她也就没有知道纳迪亚和谁结的婚，结婚多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或者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所从事的一定是个有利可图的职业。纳迪亚的身价从她的每个举动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阔气的戒指、一副宝石耳钉、黄金打火机和黄金香烟盒。纳迪亚在等苏珊把那口蛋糕咽下去后递给她香烟盒，可是她拒绝了。

“你不吸烟，”纳迪亚肯定地说，并露出了羡慕的神情。“该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戒烟都已经试多少次了。”

“根本就不要开始。”她说。

纳迪亚在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又吸了三枝烟。然后她示意女服务生，付账并给了一笔慷慨的小费。几个小时以来，苏珊一看见纳迪亚